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196  
22





417  
196  
22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八

梅翁林堯叟唐翁

魯哀公四

經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

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戰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十至十六年皆魯史記



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實錄以續  
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句音鉤○夏四

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

傳○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傳○陳宗堅出

奔楚○宋向魍入于曹以叛曹宋○莒子

往卒○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

孫何忌卒○冬陳宗堅自楚復入于陳陳人

殺之○陳轅賈出奔楚○有星孛

傳不言所  
在史失之  
○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大野在  
野縣東北  
高平鉅

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者微者  
鉏商見經

註以為不祥時所未嘗見故以賜虞人

掌山澤仲尼觀之仲尼聞其形狀曰麟也

見而識之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詳見曰使季路要我孔子

弟子信誠故邦射欲得與孔子吾無盟矣用不

相要約○要如字又平



誓矣。此以下蓋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年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傳。使子路與射要言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子路辭不辭。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使冉有謂之。子路

曰千乘之國。魯千乘之國也。乘去聲。不信其盟。不信其盟。其敢血之。而信子之言。言而以子路之言為可信。子何

厚焉。何厚於子而不對。對曰。魯有事于小邾。言魯若有征伐。不敢問。故伐之。其死其城下。雖使我死戰于可也。其亦彼不

死其城下。小邾之城下。臣彼謂邾射竊地叛而濟其言。而使我成是義之也。是以邾射由弗能。言我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即齊悼公陽生子也。六年傳反與壬也。處闕止有寵焉。闕止即子我有寵。及即位。在二十。使為政。使闕止為政。陳成子憚之。陳成子即陳桓。畏憚。驟顧諸朝。陳桓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進曰。陳闕不可並也。陳闕止二人。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臣彼謂邾射竊地叛而濟其言。而使我成是義之也。是以邾射由弗能。言我弗能。

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即齊悼公陽生子也。六年傳反與壬也。

處闕止有寵焉。闕止即子我有寵。及即位。在二十。使為政。使闕止為政。陳成子憚之。陳成子即陳桓。畏憚。驟顧諸朝。陳桓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進曰。陳闕不可並也。陳闕止二人。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陳桓。畏憚。驟顧諸朝。陳桓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進曰。陳闕不可並也。陳闕止二人。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言於公。鞅齊大夫。進曰。陳闕不可並也。陳闕止二人。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恒闕止二人。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不可並用。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簡公不可並用。



我夕子我即關陳逆殺人陳逆即子特逢

之子我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陳氏欲

故宗使疾詐病而遺之潘沐潘米汁可

遺去聲潘備酒肉焉因納潘汁并饗守囚

者以酒肉享囚醉而殺之而逃待守囚者

而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友初

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

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陳豹有喪而止既喪終而

言公孫曰有陳豹者言有人

長而上僂身材長大而肩背僂曲望視目

陽事君子君子謂闕止言必得志必得志

欲為子臣欲臣事吾憚其為人也我畏憚

詐故緩以告不故遲以告子我曰何害言

族何是其在我也在我而已使為臣使陳豹

他日與之言政豹言及政事說子我

悅音遂有寵遂寵用謂之曰子我我盡逐



陳氏言我盡而立女而後陳豹為陳若何

亦可對曰陳豹我遠於陳氏矣言已於陳

且其違者且其不從不過數人不過數人而已何

盡逐焉何必盡遂告陳氏言告諸陳氏子

行曰陳逆彼得君彼謂闕止弗先先若不

必禍子必為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

於公宮今又隱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

安廩止子尚意茲子莒盪惠子得凡八人

二人其一乘乘去聲下並同子我在幄幄帳也

出迎之迎成子遂入成子遂閉門不納子

我侍人禦之人禦之子行殺侍人陳逆

丙故得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簡公時與

檀臺酒于成子遷諸寢陳成子徙公公執戈將

擊之簡公疑其欲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

利也言成子非為將除害也將為公室成

子出舍于庫陳成子以公怒聞公猶怒簡



公怒猶將出將出曰何所無君言何國無君可事

子衍抽劍陳逆言曰需需疑事之賊也需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盍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明如乃止成子乃

子我歸關止歸屬徒攻闈闈小門也闈音中

與大門會屬徒衆攻官皆不勝闈止皆乃

出關止陳氏追之陳成子之失道於會中

闈止於會中俠路迷失適豐丘豐丘陳氏邑

丘人執之執闈以告陳氏殺諸郭闈殺闈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

逆請而免之陳逆為子方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矯命取及邴地子方行及邴衆知

而東之知其矯命奪出雍門齊城門陳

豹與之車陳豹以車弗受子方曰逆為余

請言陳逆為我請豹與余車陳豹以車余

有私焉是我有私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於陳氏



服事子我而私於其仇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

言無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東郭賈即子方庚辰陳恒

執公于舒州陳恒執齊簡公實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簡公悔不從諸御不及此可也此禍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桓魋恃寵驕盈公使

夫人驟請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景公使其

而將討之欲因請未及景公未及發難魋先謀公桓

先謀公請以鞏易薄鞏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

音安公曰不可景公持薄為邑宗邑也宗廟所在乃

益鞏七邑乃以七邑增而請享公焉魋僞喜於

受賜而以日中為期以日中為享期家備盡往私

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宋景公知其謀告皇野皇野即

仲曰余長魋也言我自少長育今將禍余今將禍余

害於我請即救我於難司馬子仲曰野

有臣不順有臣不順而神之所惡也此鬼

所共而况人乎而况於人敢不承命敢不承命

惡也而况人乎而况於人敢不承命敢不承命



命以不得左師若不得向巢不可不可請  
討之皇野請奉君以君命召之命以召向巢左師毋食擊鐘  
向巢每食必聞鐘聲擊鐘為節聞其擊鐘公曰夫子將  
食將既食又奏既食又奏公曰可矣  
今可往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曰迹人來  
告言主迹禽獸之曰逢澤有介麋焉介大  
逢澤之地有大麋焉麋音均本又作麋音眉公曰皇野稱曰雖  
未來雖向巢得左師若得左師吾與之田我先

與之田獵若何亦可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中  
野曰嘗私焉嘗試私君欲速往景公欲速故  
以乘車逆子故使我以與之乘皇野共載  
至至於公告之故景公告以其弟向拜不  
能起向巢下并司馬曰即司馬子君與之  
言使公與向公曰景公乃與所難子者雖  
有先君下有先君對曰向巢魁之不共魁桓



不能共順君命○共ハ音恭宋之禍也此宋國之禍難也敢不唯命○共ハ音恭

命是聽取之不唯吾君司馬請瑞焉司馬子仲請瑞

發兵以命其徒徒以命其攻桓氏向氏其父

兄故臣曰司馬故臣不可言不可其新

臣曰其新臣於司從吾君之命言從子遂

攻之遂攻子頎聘而告桓司馬子頎桓弟

也子頎聞變馳聘而司馬欲入司馬桓

攻子車止之子車亦曰不能事君不信

服事而又伐國而又稱兵民不與也其君

不與人皆也祇取死焉祇適也適以自取向魍

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宋景公使向魍欲質大夫以

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不

能不能得宋亦入于曹取質向巢亦入曹

弟以自固魍曰不可言不可劫曹既不能

事君我既得罪於又得罪於民又得罪於

君據曹以叛又得罪於



弟將若之何

則不可何乃舍之

舍音赦又捨

民遂叛之

曹人遂

向魍

奔衛

桓司馬

向巢

來奔

左師巢

宋公使止之

宋景公使

人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

言與向巢有要誓之言

不可以絕向

氏之祀

言不可以絕向巢之祭祀

辭

向巢辭

曰臣之

罪大

言我罪

盡滅桓氏

雖盡滅桓氏之族黨

可也

其

可若以先臣之故

先臣之故

而使有後

而

若臣

若臣者

則

君之惠也

此宋君之恩惠也

若臣

若臣者

則

則不可以入矣

復父宋國

司馬牛

致其邑

與

珪焉

其守邑將信之珪而後適齊

而適齊

向魍

出於衛地

將自衛

公文氏

攻之

公文氏

黃與之他王

音黃

而奔齊

陳成

子使為次卿

齊使向魍為

司馬牛

又致其邑

焉而適其

司馬牛又致齊所與邑

之而反

司馬牛與兵相惡

趙簡子

召之

趙簡子

大夫攻

求夏后氏之璜焉

求其寶玉曰夏后氏之璜

而奔齊

陳成

子使為次卿

齊使向魍為

司馬牛

又致其邑

焉而適其

之而反

趙簡子

召之

趙簡子

黃與之他王

而奔齊

陳成

子使為次卿

齊使向魍為

司馬牛

又致其邑

焉而適其

之而反

趙簡子

召之

趙簡子

則不可以入矣

復父宋國

司馬牛

致其邑

與

珪焉

其守邑將信之珪而後適齊

而適齊

向魍

出於衛地

將自衛

公文氏

攻之

公文氏

黃與之他王

而奔齊

陳成

子使為次卿

齊使向魍為

司馬牛

又致其邑

焉而適其

之而反

趙簡子

召之

趙簡子

則不可以入矣

復父宋國

司馬牛

致其邑

與

珪焉

其守邑將信之珪而後適齊

而適齊

向魍

出於衛地

將自衛

公文氏



子聞司馬牛生陳成子亦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其賢而召之

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魯郭門外也司馬牛死於其

家阮音葬諸丘輿葬司馬牛於丘輿之地錄其卒葬所在懸

坑又岡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即

簡孔立三日齊孔子三自齊而請伐齊三

請魯師以討公曰魯哀公問魯為齊弱久矣為

齊國之弟陵子之伐之子謂孔子將若之

何將何道對曰孔子陳恒弑其君言陳恒

公民之不與者半齊國之民半以魯之眾

以魯國師加齊之半加齊以不可克也陳

旅之眾與之半可勝公曰子告季孫使孔子告於季孫

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告其從人曰吾

以從大夫之後也孔子嘗為大夫故故不

敢不言言齊之罪○初孟孺子洩將圍馬

於成孺子洩即孟武伯孟懿子之子成宰

公孫宿不受公孫宿伯孟氏臣曰孟孫為成



之病言孟氏以成邑之民不圍焉焉不養

其妙邑民孺子怒宿不從已命襲成輕兵從

者不得入成備樂嚴固孺子之從乃反孺子

歸成有司使成有司使者至孺子鞭之孺子

恨患故鞭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孫何仲

忌孺子成人奔喪弗內孟氏弗

如字祖免哭于衢于衢成人祖免聽共免音問

弗許孟氏不許懼成人不歸

師成爲明年成教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

齊高無不奔北燕無鄭伯伐宋無○秋

八月大雩無○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冬晉

侯伐鄭無○及齊平齊魯與○衛公孫雍出奔

齊無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孫宿以成武伯

伐成孟武伯即孺子不克孫宿遂城輸遂



輸邑以○夏楚子西子期代其師伐吳及

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汭水出白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陳閔公使貞子弔吳為楚所伐及良而

卒貞子卒地將以尸入聘禮若實死未將命

介將吳子使大宰嚭勞吳夫差使大宰嚭勞去聲

且辭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以雨水流潦

無乃虞然虞然傾動貌恐傾墮大夫之尸虞然墮卓子之棺

以重寡君之憂若其棺是重憂庸寡君

敢辭上介介上介使也謂貞子芋尹蓋射

荅吳大夫喻曰寡君聞楚為不道陳君聞楚

於楚伐吳國於其國滅厥民人殄滅之

寡君使蓋備使備猶副也言陳君使已

同弔君之下吏弔吳之下吏言陳君使已無祿使人

謂貞子逢天之感逢上夫大命隕隊隕隊

所賦之絕世子良棄絕也專于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其音恭積音積日遷次日

積聚之用○共音恭積音積日遷次日



便遷次不三今君命遣使人奉奠之命迎曰  
敢留君命無以造于門言無以正門之是我寡君  
之命是陳君弔委于草莽也原野生草莽  
頓于草中且臣聞之所以聞曰事死如事生事  
死者之禮與禮也此先王之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  
遭喪之禮朝聘而遭喪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聘  
使道死不得是遭喪而還也是遭喪則須  
使尸將命

也無乃不可乎即此較彼以禮防民先王  
防範猶或踰之猶或踰禮法今大夫曰宰嚭  
死而棄之則棄之是棄禮也與禮也絕其  
何以為諸侯主謂主諸先民有言昔人曰  
無穢虐士以死者為穢惡備使奉尸將命  
備使蓋自謂副苟我寡君之命弔我陳君  
達于君所君之所雖隕于淵雖使尸極  
之則天命也則上天之命也非尹  
步人之過



也悲吳君與舟吳人內之吳子以入將

禮命傳言辛尹蓋知○秋齊陳瓘如楚瓘陳

瓘見子主也過衛道過衛國仲由見之見陳

瓘曰天或者天意以陳氏為斧斤假借陳

齊之既斲喪公室使斲喪公室而他人有

之而使他國不可知也此事不可預知其使終饗

之其使陳氏終亦不可知也此事亦不可若

善魯以待時待天時之終定不亦可乎其

也何以惡焉何必與魯為惡仲由子玉曰

瓘即陳瓘之言吾受命矣我受命矣子使告

我第第即成子也謂子○冬及齊平齊與

子服景伯如齊子服何如子輅為介子貢

伯之見公孫成即成宰曰人皆臣人皆臣

事於而有背入之心而有心反背况齊

人雖為子役齊人雖為公其有不貳乎言

孫宿叛貳於魯齊子周之孫也宿

人亦將叛於子孫宿周之孫也魯



之公孫故言多饗大利國之多享其大利猶思不

義猶思叛魯利不可得其利既得而喪宗

國以邑魯使魯有喪亡將焉用之將安

此不義之名成曰善哉善哉善子貢之

之徒皆忠吾不早聞命陳成子

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我告於子

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

伯揖子贛而進之景伯不答揖子對曰

答寡君之願也此魯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

年齊為衛故齊為衛人報伐於伐晉寇氏

九年喪車五百九年傳晉伐齊師敗之因與衛地因

齊地自濟以西自濟水禚媚杏以南九年

侯致禚媚杏三邑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

致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齊因

於病取謹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齊侍

待魯薄魯君是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魯若

以寒心而恐懼



之事齊齊之待則固所願也則固魯君之所願也

子病之陳成子乃歸成魯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衛孔圉取太子

蒯聵之姊孔圉文子也蒯聵姊生裡孔伯

恆惺音孔氏之豎渾良夫豎小多音長而美

身長而見美孔文子卒孔圉通於內私

於孔太子在戚太子蒯聵自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至太子太子與之言太子蒯聵與

曰苟使我入獲國謂良夫而得衛國服冕使

良夫服大車乘大車三死無與雖死罪

與音預與之盟與太子為請於伯姬良夫為

於孔閏月良夫與太子入渾良夫與太子舍

於孔氏之外園止舍于孔氏之外園昏及昏二人蒙

衣而乘良夫與太子蒙衣為婦人寺人羅

御使寺人如孔氏往孔悝孔氏之老藥寧

問之問所載稱姻妾以告自擁婚遂入遂

問何人稱姻妾以告自擁婚遂入遂



孔適伯姬氏往孔伯姬氏所居既食既為孔伯姬

杖戈而先孔楸之母太子與五人介介也

與殺從之殺以盟也與載殺音加迫孔楸於

廁迫通孔楸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楸

上遂劫以登臺遂劫孔楸自守藥寧將飲酒藥

方欲飲酒孔氏家若炙未熟使為炙未及熟尚聞亂變有使

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召獲衛

乘車言不欲行爵食多飲酒食多奉衛侯

輒來奔輒即出公季子將入子路將入遇

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將出奔高柴也曰門已閉

矣言衛之城季子曰吾姑至焉我且欲子

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可不預或難去

聲下同季子曰食焉謂食孔不辟其難不辟其禍

音避辟子羔遂出子羔子路入子路及門

至衛城門公孫敢門焉門曰無入為也言無為

復復季子曰是公孫也言此公孫也求利焉而進



其難又既其利由不然我不知此利其利

必救其患其患難有使者出門而出

使去乃入門而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言

雖殺之雖殺之必或繼

且曰且言太子無勇太子

若燔臺半若燔臺必舍孔

太子聞之太子

言懼懼下石言懼懼下石之孟獻子路使下臺敵當

路以戈擊之路以戈擊之斷纓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君子死冠不免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

來來也死矣也死矣孔悝立莊

公公害故政公害故政先謂司徒瞞成先謂

欲盡去之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先謂

曰寡人離病於外曰寡人離病於外

子請亦嘗之子請亦嘗之歸告

外久矣外久矣



褚師比

褚師比，褚師比也。此即褚師聲子。

欲與之伐

公

公，公也。

不果

不果，不果也。公為明。

經十有六年

庚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

聾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二

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子還成，即聾。

○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老，去位，猶書卒者，魯已丑，孔丘卒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至今年七十三也。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谷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

無復經矣

傳十六年春聾成褚師比出奔宋

公孫果

而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

鄆武子，衛也。曰蒯

聾得罪于君父君母

言蒯聾得罪于父連

竄于晉

通走晉

晉以王室之故

晉以置

不棄兄弟

不棄絕我

寘諸河上

置蒯聾

天誘其衷

上天誘掖其善

獲嗣守封焉

封疆

衛國之

使下臣

所敢告執事

使卑下之



之執王使單平公對單平公肩假士曰册

事者言嘉命言國言嘉美以備侯復來告余一人余一人

稱自往謂叔父謂余嘉乃成世我嘉

能繼成其復爾祿次還居君敬之哉汝當

哉方天之休言天方授弗敬弗敬弗休弗休

爾保全悔其可追後雖悔恨不可追○夏

四月己丑孔丘卒見經公誄之誄也哀公

○哀而誄之誄音壘曰夏天不弔仁覆閱下故無是

岷弔首不愁遺一老且也下且遺留也

俾屏余一人使屏蔽我一人以在位居天位○再音丙

榮榮然如在嗚呼哀哉哀哉尼父

嗚呼哀哉夜此無自律我無以子贛曰

君其不沒於魯乎言哀公其不得夫子之

言曰舉孔子禮失則昏失禮則名失則愆

失名則過失志為昏昏亂者必失所為愆

者必失生不能用死而誄之

洪所失生不能用死而誄之



及孔子之死哀公為之諱非禮也是為失禮無一人稱余非

名也天子稱之曰人非諸侯之名是為失名君兩失之哀公失名

其不沒於魯子貢是以知○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

陽衛莊公燕飲孔悝於平陽重酬之重其

幣大夫皆有納焉財賄醉而送之醉而

後送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載伯姬

於平陽而行其毋俱去及西門使

貳車及柝於西圃廟所在孔悝使副車

取廟主以出柝音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先伯

季子為孔氏家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請追遇

載柝者遇孔氏之副殺而乘其車載柝者

而乘許公為及柝許公為人姓名孔悝怪

其車許公為及柝載柝者久不來使許為

以迎遇之於道曰許為與不仁人爭不

人謂子伯初臣孔氏明無不勝言其必勝

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以驗射三發子

射凡三發矣皆遠許為即許公為

皆遠許為皆去許為甚遠



○遠許為射之子伯死傳言子

或以其車從為人子伯之車後許得祔

於臺中得孔氏之於於車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為費無極自

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鄭人甚善之鄭人甚與又適

晉與晉人謀襲鄭掩鄭國之不備

乃求復焉既與晉定謀鄭人復之如初鄭

復子建待晉人使謀於子木

伺之下同謀徒請行而期焉

危於其私邑其子建暴虐失邑人訴之

於鄰國鄭人省之鄭人從而得晉謀焉

所使之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

曰即葉公子高沈諸吾聞所聞勝也

詐而亂奸詐而無乃害乎子西

詐而亂奸詐而無乃害乎子西



曰即子申吾聞所以戰勝也現信而勇誠信而  
 不為不利不為不為轉舍諸邊境舍勝於邊竟  
 境使衛番焉使為藩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周親也親近仁率義之謂勇率義之謂勇義事是謂有  
 人是謂有信率義之謂勇義事是謂有  
 勇吾聞勝也並見好復言復行之不顧  
 理好而求死士而求勇力始有私子  
 去聲樂也而求死士敢死之始有私子  
 樂也私謀子復言復行非信也非信之  
 期死自期非勇也非勇之子必悔之子謂

必悔弗從子西不從召之使處吳竟  
 恨之弗從葉公之言召之使處吳竟勝  
 居吳之為白公宰皆稱公請伐鄭勝  
 代鄭為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  
 交報讎子西許之為未起師楚師晉  
 節不然苟不吾不忘也言我不他白又請  
 制不然如此吾不忘也言我不他白又請  
 他日白公勝許之子西許未起師楚師晉  
 又請伐鄭許之為代鄭未起師楚師晉  
 人伐鄭晉以兵楚救之楚以兵與之盟與  
 鄭盟勝怒白公見楚與曰鄭人在此比子  
 為盟勝怒白公見楚與曰鄭人在此比子  
 鄭讎不遠矣言我欲復讎不遠在勝自厲



劔白公自劔子期之子平見之子期即今

平見劔曰問勝王孫何自厲也王孫謂勝行

曰勝以直聞聞於諸侯不告女若不問

女庸為直乎用得為將以殺爾父我之

厲劔將平以告子西平以勝之言子西曰

勝如刃言勝如鳥之刃余翼而長之我如

翼而長長育之楚國第且楚國用我死我若

令尹司馬楚國令尹非勝而誰誰當之勝

聞之其勝聞曰令尹之狂也令尹謂子西得

死言我必殺之乃非我我仍不子西不悛

悛子西不知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鄉

士言惠王與子皆五百人當之皆用五百人

之則可矣則可以乞曰不可得也言五百

不可曰白公市南有熊宜僚者有熊宜僚

於市若得之若得熊宜可以當五百人矣

可當五百人乃從白公而見之公勝而見宜

乃從白公而見之公勝而見宜



與之言宜僚與說相喜悅告之故公

以欲殺辭宜僚辭不肯從承之以劍以指其喉不

動宜僚頰曰公即白不為利諂而諂諛

利去聲不為威惕不為威勢不洩人言

之言語以求媚者於權貴者去之而去

吳人伐慎吳人伐楚白公敗之師吳請以

戰備白公請以與吳戰之所得饋仗許

之楚人從遂作亂白公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于朝白公殺令尹而劫惠主劫惠主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子期曰昔者吾

以力事君言我昔以勇不可以弗終不終

於所多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也

而後死以效其石乞曰焚庫焚府庫以

弒王絕觀望不然苟不不濟不能白公

曰不可不可弒王若弒不祥受不善焚

庫若焚無聚無積聚將何以守矣將何以守其國



今曰有楚國而治其民奄有楚國治其民人以敬事

神敬事鬼神可以得祥可得祥善之助且有聚矣且有積聚

實何患患何所弗從不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

其地葉公居焉方城之外皆曰方城外入皆勸葉公可以入

矣可以入楚子高曰即葉公吾聞之所以聞

以險微幸者險猶惡也行險惡以其求無

饜所求無饜則人偏重必離則離敗欲下須

其斃而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

故齊管仲之後聞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

平王子啓五辭王子間不肯遂劫以

兵遂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王孫

公若安靖楚臣正王室而後庇

焉而後廣庇覆啓之願也啓子間名此敢

不聽從敢不唯若將專利利若欲專以傾王

室以傾危楚不顧楚國不顧念楚有死不

能有死而已遂殺之遂殺子間而以王如高府



高府楚別府白公

石乞尹門

為高府

圍公

陽穴官負王

府之官而負惠王

以如昭

夫人之官

昭夫人惠王逃於昭夫人之官

葉公

亦至

葉公子蒍

及北門

或遇之

或人

公子

曰君胡不胄

君謂葉公何

國人望君

高

國人之望葉

如望慈父母焉

譬如赤子之盜

賊之矢若傷君

萬一盜賊之

是絕民望也

是斬絕斯

若之何不胄

而後進乃胄而

進乃戴胄而進

又遇一人

於道曰君胡

胄謂葉公如何

國人望君

如望歲焉

穀也譬如望

日日以幾

若見

君面

是得艾也

民知不

死於死

其亦夫有奮心

討賊之心

音猶將

以徇於國

以徇告楚

而又掩面

以絕民望

人之望

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

言乃免胄



而進傳言葉遇箴尹固箴尹楚官帥其屬

帥其屬將與自公欲與自公合黨子高曰葉公謂微

二子者若無子西子者楚不國矣楚不復有

四年柏舉之敗棄德從賊棄二子存楚之二子有功最多

賊其可保乎如其可保終乃從葉公箴尹固

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自公使箴尹固與國人共攻自公

與一本白公奔山而縊自公奔往山中自經而死其徒

微之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生拘石乞石乞白公

囚而問白公之死焉問白公死何對曰石

余知其死所所言我知自公死之處而長者使余

勿言長者謂自公使我勿言曰謂石乞曰不言將烹

死將烹殺汝乞曰此事自公篡國之事克則為卿

若事成則我不克則烹若事不成則固其

所也此乃理之何害何害乃烹石乞終不

遂烹王孫燕奔穎黃氏燕白公勝弟穎黃氏地

穎音夔沈諸梁兼一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兼領令尹司馬



事國寧楚國安寧乃使寧為令尹寧子西之使

寬為司馬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沈諸梁致仕

傳終言之○衛侯占夢見夢愛人能占夢求酒於

太叔僖子叔遺不得不與酒與卜人比

而告公告衛莊公○比音鼻曰君有大臣

君謂莊公有執政大臣在西南隅大叔遺所居弗去

若不除去上聲去懼害國害為乃逐太叔遺衛侯信

大夫遺奔晉僖子○衛侯謂渾良夫衛莊公

大夫渾良夫曰吾繼先君我繼先君之宗廟而不得其

器國之寶器若之何何策以良夫代執火

者而言良夫將獻密曰疾與亡君疾也

皆君之子也言二子皆莊子召之

而擇材焉擇其有材者可也其亦可也若不材

則廢其身器皆將寶器可得也皆可得也堅告太子

小堅聞其言太子疾太子使五人輿殮疾使

五人輿載輿載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

從已將以盟公劫



聲且請殺良夫魯良夫欲以易公曰其盟  
免三死言良夫有盟也曰疾日請三之後請  
死之有罪殺之若遇有罪公曰諾哉然其  
後請殺之則請殺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九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五

傳十七年 癸亥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莊衛

公於藉由之圃新造虎幄成初成求令名者求  
衛國之有而與之始食焉始食以天子請  
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  
也。乘去聲 紫衣狐裘紫衣六至至虎袒裘







之大子疾又使孫公孫○夏六月趙鞅圍

衛怒衛不來齊國觀陳陳救衛國觀陳

陳陳煥力兄觀得晉人之致師者齊師使人致

得子主使服而見之者子王即陳使陳致師

相見與曰國子實執齊柄國子為師故而命

權帥之命曰無辟晉師無見晉師而避

豈敢發命敵晉子又何辱師言子不須往致

簡子曰趙鞅我上伐衛言我上出師未下與

齊戰而與齊戰乃還畏子主○楚白公之

亂在前陳人恃其聚而侵楚陳人恃其積

楚既寧楚國既將取陳麥將取陳麥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楚惠

可使代陳之帥於子穀曰右領差車

與左史老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其可使也今可

以代於子高曰即葉公率賤帥賤言出鄉

左六十一



同民慢之民得之而懼不用命焉懼以命令

子穀曰觀于父楚武王時人都俘也伐都而獲

音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以是以克州夢

國二小服隨唐亦二大啓群蠻大開羣蠻

彭仲爽楚文王時人申俘也獲之也文王以為

令尹楚文王以實縣申息滅申息朝陳蔡

而服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唯其

任也唯論其才何賤之有豈以其子高

曰天命不諱諱疑也本令尹有憾於陳五

年子西伐吳陳使貞來天若亡之天若亡之致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其必與君盍舍

焉君謂惠主何不舍音捨右領臣懼右領與左

史臣恐此有二俘之賤二俘謂觀于父

而無其令德也無觀于父王卜之以惠主

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

陳使公孫朝入御之陳御楚師敗陳



杜本作為

師遂圍陳遂乘國勝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及鄭裨竈言五王與葉公枚卜

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存言所卜也沈尹

朱曰吉龜兆過於其志但過於其所望葉公曰

王子而相國言子良既為王太子又過將何

求過相將也他曰及他改卜子國子國子西

而使為令尹使寧為衛侯夢于北宮衛侯有觀在古昆

宮在北得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衛侯有觀在古昆

人登之觀貫被髮北面而譟散髮面向北而譟

曰其辭登此昆吾之虛謂衛絛絛生之

絛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余為

天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有國余為

渾良夫我渾良夫也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

事為罪而殺公親筮之莊公得夢親胥

彌赦占之胥彌赦衛太曰不害言所夢不

與之邑衛侯喜以邑寘之置其邑而逃奔

宋言衛侯無道人不敢衛侯貞卜衛侯貞卜

公孫朝

子西

公孫朝



上夢之其繇曰繇音曹如魚鏡尾鏡音赤

色魚勞則尾鏡音赤衡流而方羊裔焉衡音橫也裔音水

不能自安卒困于水邊言衛侯將大國滅

之國所滅將亡闔門塞竇闔音閉其門

乃自後踰自後踰越而冬十月晉復伐

衛春秋伐未得志入其郭郭音衛將入城衛將入城

簡子曰止趙簡子自止其叔尚有言叔

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出莊

公莊公蒯蒯音出而與晉平與晉平立襄公之

孫般師而還般師衛襄公之孫晉立之

一月衛侯自鄆入鄆音入般師出辟蒯也初

公登城以望先時衛莊公見戎州戎州戎邑問

之地問何以告從者以公曰我我之姬

姓也諸姬子何戎之有焉何戎有翦之翦

其其公使匠父匠父公欲逐石圍石圍衛

未及逐圍而難作先及難辛巳石







弟乎公驚也蒙孟武伯相相禮也齊侯誓

首至地盡禮公拜哀公拜以答齊人怒

怒魯公不武伯曰非天子言稽首者事天子

寡君無所誓首魯君不敢事武伯問於高

柴孟武伯問曰諸侯盟言諸侯誰執牛耳

執牛耳李羔曰高節衍之役在七年吳公

子姑曹姑曹實發陽之役即食鄭在衛

魁石曼姑武伯曰然則莒也莒孟武

行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棟時 ○宋

瑗之子麋宋右師有友曰田丙甲丙麋

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奪鄭般邑以與

鄭般愠而行愠怒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

儀克子儀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適

宋告夫人子儀克往宋曰麋將納桓氏

公問於子仲子仲即初子仲

將以祀妣之子非我為子祀妣子仲妻也



妻所生子子麋曰皇麋止必立伯也伯非是良

材言伯乃子仲怒皇野怒麋弗從卒立非

故對對景公曰右師則老矣右師謂皇瑗

為不識麋也麋則不知公執之執皇瑗奔晉

懼禍出奔瑗召之景公召

傳十八年甲子春宋殺皇瑗瑗還而公聞

其情景公徐聞復皇氏之族復皇氏之族黨使

皇綏為右師皇瑗從子博○巴人伐楚

巴近楚小國圍鄆鄆楚邑○鄆音憂下同初右司馬

子國之卜也子國未為令尹觀瞻曰楚

從之後觀如志言得吉兆故命之命子國為

及巴師至及巴人之將上帥將上帥以禦巴師王

曰楚惠寧如志子國名何卜焉又何再

使帥師而行使子國帥請承承佐王曰寢

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彼寢尹吳由尹

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子國吳由尹為先君勤勞



遠固尹敗巴師于鄆鄆敗巴人圍故封子國

於析封子國君子曰惠王知志言楚惠王知用其意

夏書曰舉虞書官占唯能蔽志官占上筮之官蔽斷

也言當昆命于元龜昆後也後命其是之

謂乎其楚惠王志曰志書聖人不煩卜筮去人多方

聖人不疑也故不卜也惠王其有焉楚惠王其有是焉○夏衛

石圃逐其君起前年齊立起奔齊齊所逐衛

侯軌自齊復歸出公復歸于衛逐石圃以圃逐兩君故逐之

而復石魍與大叔遺二子皆蒯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越人以誤

吳也不設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

師追越人侵至冥地越不及越師行乃還楚師

歸乃○秋楚沈諸梁伐東夷越報三夷男女及

楚師盟于敖從越三種之夷及楚○冬叔

青如京師魯叔青敬王崩故也按左氏敬

元王卅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在



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于元王仁。齊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于定王介。立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于元王赤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傳二十年丙寅**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召

夏會于廩丘。廩丘于為鄭故。伐鄭故。為

去謀伐晉。謀報。鄭人辭諸侯。不取。秋師還

向。諸侯乃還。終叔。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

驟數也。數進曰不改。脩德必亡。弗聽。

吳子出居于艾。艾，吳邑。慶忌出居。遂適楚。

楚聞越將伐吳。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慶忌請歸吳。遂歸。吳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慶忌欲除去不忠於吳者。以吳人殺之。

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吳國趙

孟降於喪食。趙孟即襄子。無恤也。時有父

楚隆曰。襄子三年之喪。喪三年親暱之極。

魯哀公二十七年降禮  
楚隆曰襄子三年之喪  
喪三年親暱之極



也此親愛之極者也主又降之主謂襄子又降於來食無乃

有故乎他故趙孟曰黃池之後在平先

主與吳王有質先主謂簡子與吳王有盟誓之質信質如字曰

好惡同之謂吳晉二國當同其好惡今越圍吳今越舉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不敵越

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非救吳

吾是以為降我於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

知之若使吳王知襄子憂恤之意若何何可何如趙孟曰可

乎可也隆曰即楚請嘗之我請往乃往楚

而往乃將命先造于越軍楚隆先至越軍曰吳

犯間上國多矣言吳人干犯間上國亦已多矣聞

君親討焉聞越君親舉諸侯諸復之人中國之

莫不欣喜莫不喜悅唯恐君志之不從惟恐

越君志意請入視之請入視其動息許之許之

告于吳王楚隆致命曰寡君之老無恤夫

稱老無恤襄子名也使陪臣隆楚隆襄子家臣故敢

襄子名也



展謝其不共敢展陳稱謝其不共音恭黃池之後

在二十一年君之先臣志父即趙簡子得承亦盟

得承奉吳王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同其好惡今

君在難今吳主有越難去聲無恤不敢憚勞襄子

自言不敢畏非晉國之所能及也非晉國

能及使陪臣敢展布之陳布此意王拜晉

者吳主下拜稽首至地曰寡人不佞不自言不能事越

事越君以為大夫憂以為趙襄子之憂拜命之辱

并謝襄子與之一簞珠簞小筍也音使問趙孟問遺也使楚隆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言句踐將使我寡人死之不得矣

我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吳王自喻所

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吾將有問也問我將有史黯何以

得為君子史黯即晉大史蔡墨也昭三十一

有吳王感其對曰楚隆黯也黯之進不

言故問其人對曰楚隆黯也為入進不

見惡則時行退無謗言則時止王曰宜哉為君



也子

傳二十一年丁卯夏五月越人始來勝越既

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

于顧地顧齊齊人責責十七年齊侯為晉首稽首不見見答

因歌之魯因歌曰魯人之皐皐緩也言魯數

年不覺數年不知答齊稽首反使我高蹈高

猶遠行也使我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

以為一國憂齊邾遠來為會是行也顧之

公先至于陽穀魯公先期至于齊間立息

曰息間丘君辱舉玉趾言魯君辱以在寡

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群臣將傳遽以告

寡君齊之羣臣將傳車急遽比其復也此

往復之比音庇君無乃勤魯君無乃勤勞為僕人之未

次為魯君僕從之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

魯君除治辭魯公辭曰敢勤僕人不勤

僕人為魯除館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 戊辰 夏四月 邾隱公自齊奔

越邾隱公八年為吳 曰吳為無道言吳以

於諸執父立子執隱公父也 越人歸之越

歸邾隱公 太子革奔越邾太子革 ○冬十一

月丁卯 越滅吳越自二十一年圍 請使吳王

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 辭

吳主曰孤老矣言孤已 焉能事君安能

君音烟 焉乃縊夫差自 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

也言

傳二十三年 己巳 春 宋景曹卒景曹宋元

邾邾女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冉有季

使弔夫且送葬且送夫 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言魯國有社 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季康子

也言季康子有職助是以不得助 執紼送

祭故勿遽與預 使求從輿人求冉

執紼之役言不得親助 使求從輿人求冉

左六十七

十五



子父之舅氏故釋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有不腆

所產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進諸夫

尊其可以稱旌斂系乎稱舉也斂系馬飾繁纓

用傳終樂在季氏之繁音盤夏六月晉荀瑤伐

齊荀瑤荀樂之孫高無本帥師御之禦晉

知伯視齊師知伯即荀瑤馬駭馬驚而逸遂驅

之知伯遂曰齊人知余旗言齊師識知其

謂余畏而反也恐其謂我畏及壘而還及

之軍壘而後歸對戰與齊長武子請下長武子

請上其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言晉君請而

卜之以守龜於宗祧以國之守龜上吉凶

吉矣非已吾又何卜焉為我又有且齊人取

我英丘齊嘗取晉君命瑤晉君命非敢耀

武也非敢治英丘也治齊取我以辭

伐罪秦英丘之罪足矣如是何必卜何必

壬辰戰于穆丘齊晉戰于齊師敗績齊



知伯親禽顏庚顏庚即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

青如越聘于越始使越也始奉使于越也

越諸鞅來聘聘于魯報叔青也報叔青之聘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晉侯

使來乞師齊師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魯師伐齊取汶

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乞魯師伐齊

願乞靈於臧氏故臧氏世勝齊臧

石帥師會之石臧寅如之子取廩丘齊邑軍

吏令繕將進繕晉之軍萊葦曰齊大夫

君卑晉君政暴晉政徃歲克敵禽顏今又

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天之奉晉亦已多矣又焉能進

之安能進師而是衛言也衛過也是過諺

覆承去又言晉之後晉師乃還

輒如業餽臧石牛晉以生牛太史謝之使

臧石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

謝



庶績<sub>續</sub>卒<sub>之</sub>禮<sub>度</sub>敢<sub>取</sub>長<sub>謝</sub>之<sub>取</sub>陳<sub>謝</sub>之<sub>傳</sub>終<sub>之</sub>

邾子又無道<sub>邾子無道</sub>道<sub>行於其國</sub>越人執之<sub>越人執之</sub>

以歸<sub>以歸于越</sub>而立<sub>公卒</sub>公卒<sub>荆之母</sub>何<sub>何太子</sub>何<sub>何太子</sub>

亦無道<sub>亦無道</sub>公卒<sub>荆之母</sub>何<sub>何太子</sub>何<sub>何太子</sub>

使宗人<sub>使宗人</sub>饗<sub>夏</sub>無<sub>之</sub>

獻其禮<sub>宗人</sub>禮<sub>官饗夏</sub>對<sub>曰</sub>對<sub>曰</sub>無<sub>之</sub>

公怒<sub>作</sub>怒<sub>曰</sub>女為<sub>宗</sub>司<sub>司</sub>無<sub>之</sub>

立夫人<sub>君</sub>國之大<sub>禮</sub>也<sub>何</sub>

故無<sub>之</sub>何<sub>故</sub>以為<sub>為</sub>對<sub>曰</sub>周公及武<sub>公</sub>娶<sub>於</sub>

薛<sub>之</sub>公<sub>娶</sub>孝<sub>惠</sub>娶<sub>於</sub>商<sub>稱</sub>商<sub>避</sub>定<sub>公</sub>諱<sub>也</sub>

也<sub>自</sub>桓<sub>以下</sub>娶<sub>於</sub>齊<sub>皆</sub>娶<sub>齊</sub>之<sub>女</sub>此<sub>禮</sub>

也<sub>則</sub>有<sub>若</sub>娶<sub>列</sub>國<sub>之</sub>禮<sub>若</sub>以<sub>妾</sub>為<sub>夫</sub>人<sub>若</sub>欲<sub>也</sub>

夫<sub>人</sub>則<sub>固</sub>無<sub>其</sub>禮<sub>也</sub>固<sub>無</sub>此<sub>禮</sub>公<sub>卒</sub>立<sub>也</sub>

之<sub>母</sub>哀<sub>公</sub>終<sub>立</sub>荆<sub>而</sub>以<sub>荆</sub>為<sub>太</sub>子<sub>而</sub>以<sub>公</sub>子<sub>也</sub>

國<sub>人</sub>始<sub>惡</sub>之<sub>魯</sub>國<sub>人</sub>始<sub>惡</sub>哀<sub>公</sub>閉<sub>月</sub>公<sub>也</sub>

如<sub>越</sub>子<sub>越</sub>朝<sub>得</sub>太子<sub>適</sub>郢<sub>適</sub>郢<sub>與</sub>越<sub>主</sub>太子<sub>也</sub>

如<sub>越</sub>子<sub>越</sub>朝<sub>得</sub>太子<sub>適</sub>郢<sub>適</sub>郢<sub>與</sub>越<sub>主</sub>太子<sub>也</sub>



將妻公魯哀公越大子以女而多與之地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以其事告

季孫懼越討已故懼使因太宰而納

賄焉以納賂於越乃止而與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十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六年

傳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

宋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

與諸大夫飲酒焉楮師聲子

鞮而登席登酒席古者見君解鞮公怒

辭辭聲子曰臣有疾言足有疾異於人



與常人若見之君若見君將散之散人嘔吐也言君

必將嘔吐是必不敢解轡公愈怒愈怒出怒也

夫辭之辭謝大夫其不可解怒不褚師出褚師出師

即聲子出公戰其手出公抵手屈曰必斷

而足波足也言必斷聞之褚師聲子褚師

與司空支乘共載與司空支乘去聲曰今日幸

而後亡亡為幸公之入也在十一年奪南氏

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而奪司空支乘政

冠政不使公使待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

池懿子公文要出公有忿初衛人翦夏丁

氏即夏戊在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

子瑕以夏戊之彌子飲公酒彭封彌子與出公

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賜夏戊嬖有妻以

為夫人出公立其弟期期女之子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姊之孫為從孫甥與孫

少畜於公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司徒夫



人寵襄夫人寵襄夏戊之婦為期得罪罪期於公公使

三匠以不得休息公使優校盟非優拳彌非優

也拳彌備大夫使排而甚近信之既取辱

近信故楮師比輶登公孫彌牟即南都公

文要即公文懿子失司寇亥奪政司徒期

得罪因三匠者役與拳彌盟散以作亂

攻皆執利兵亂者皆無者執斤所執匠使

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之宮

太子疾崩躋太子也尚存謀以攻公羣謀以

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大夫彌援其手

士彌援子曰子則勇矣則謂子士將若

君何將不能救不見先君乎不見先君崩

不遠奔遂為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何

且君嘗在外矣且出公亦嘗豈必不反出

故言豈必不反其國當今不可當今不可

怒難犯必不可犯休而易間也而後易間



西珠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謂乃出乃出越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  
言晉人不可不可即晉將適郟郟野齊晉彌曰齊  
晉爭我將爭得我不可不可即齊晉之爭  
信將適冷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與  
不足請適城鉏城鉏宋邑以鉤越轉南鉤越  
有君越句踐方強乃適城鉏乃出信鉤  
曰衛盜不可知也將言衛君以寶自隨請速  
請速自我始已為乃載寶以歸詐為出行  
行

遂載以歸衛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出公  
卒尊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出公衛  
人病之其病為子知之揮為內間見子之  
子之申公孫彌請逐揮請逐祝文子曰彌  
文子也懿子見之請逐揮史揮文子曰彌  
牟子無罪罪可逐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  
之也彼謂祝史揮專利不厭而夫見君之入也謂  
多妄行不法好去聲  
揮若見君將先道焉而助道若逐之若逐祝  
有入勢  
必出於南門門必道南而適君所而往君



蓋雖知揮為君間夫越新得諸侯國得請使

將必請師焉如越請師公揮在朝揮在衛

使更遣諸其室先逐其家揮出信再信弗

內如字又音納五日乃館諸外車

外里公遂有寵寵出公遂使如越請師請

戎衛○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

孟武伯逆於五梧南郟五梧之地郭重僕

僕為公見二子見季孟曰郭重惡言多矣

不臣之君請盡之極使公盡公宴於五梧

公與二子武伯為祝祝壽酒惡郭重武伯嘗

之貌○曰何肥也此其何如李孫曰季康

請飲燕也請使武伯飲罰以魯國之密邇

仇讎以魯國密邇近臣是以不獲從君臣是

守不得從君○克免於大行遠行之免從又

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

矣言是以自消食其言語多能無肥矣

矣言是以激三桓之數食言



而不飲酒不樂言相猜故飲酒公與大夫

始有惡自此公與三桓始有惡

**傳**二十六年**全甲**夏五月叔孫舒帥師

舒武叔力之會越臯如后庸子越宋樂茂

宋司城子潞納衛侯納出文子欲納之

即彌年欲懿子曰要君慢而虐言衛君慢

少待之待之必毒於民於吾民乃睦於子

矣民畏君虐乃師侵外州親睦於子矣師侵外州

獲大有出禦之衛出大敗衛師掘褚師定

子之墓定子褚師比之父也焚之于平莊

之上平莊陵名焚其文子使王孫齊私於

臯如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曰子

將大滅衛乎子謂臯如將抑納君而已乎

而納衛君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言越王

命亦納衛君而已於衛而已文子致眾

而問焉彌年致衛之曰君以蠻夷伐國



公以越國幾亡矣禍國幾亡之危也又機請納師伐國之請納出公暴彌牟亡彌牟而有益文子自言若我出請自北門出衛北門衆曰勿出文重賂越以出奔人以重賂申開守陴而納公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公不敢入出公恐懼師還師歸立悼公悼公蒯瞶庶弟南氏相之南氏年為之相以城鉏與越人地以城鉏之公曰

公期則為此司徒期為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故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我司徒期聘於越聘越公攻而奪之幣出其司徒期奪期告王王命取之越王命期以衆取之出公而取其幣公怒怒及夫遂卒于越終言也終教○宋景公無子無親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公孫



子高也得昭公也蓋景公取周之二子得與啓竊於公宮養  
二子於未有立焉二子未於是皇綏為右  
師為宋右皇非我為大司馬為宋大司馬皇  
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綏為左  
師不綏乃靈園龜之樂茂為司城樂園  
宋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輅之子  
官六卿右師大司馬司徒三族樂靈皇降  
聽政降心和同以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

卿因之以自大尹常不告大尹常不而以  
通達於君其欲而以其心稱君命以令號自稱於外國  
人惡之宋國之人皆惡司城欲去大尹樂  
尹欲逐大尹左師曰靈不縱之縱其所為使盈其罪  
使天尹盈重而無基勢重而無德能無敵  
乎必自敝壞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景  
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  
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棺入如沃宮奉景公



宰桐取道入川如使召六子使人召曰

聞下有師言下國將君請六子畫宋君請

策畫計六子至既至以甲劫之以空澤之曰

君有疾病言宋君病請二三子盟請太卿乃

盟于少寢之庭乃盟太卿于少寢曰載書

無為公室不利之無害宋大尹立啓大尹乃

弟奉喪殯于太官大廟大音泰三白

既殯而後國人知之國人始知司城茂使

宣言于國樂茂使人宣曰大尹惑盟其君

疾而死今景公未嘗死又匿之既死又隱

喪是無他矣他事無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

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得即昭公景

周之子也夢其弟啓北首死象也宋東門

聲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得又自愛身化為

味加於南門味烏象也味加於桐

味加於南門味烏象也味加於桐

味加於南門味烏象也味加於桐



門尾為尾也尾加曰得自余夢美言我

必立得大尹謀自謀乃曰我不在盟

盟言少寡盟但以君命無乃逐我乃六卿無復

盟之乎復與六卿為盟而使祝為載書

乃使大祝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復盟之

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也以大尹

皇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即樂左

師謀與靈曰民與我言宋國之民逐之

乎大尹逐皆歸授甲六卿皆歸使徇于國

乃使人徇曰大尹感亂其君言大尹平時

君之志以陵虐公室以欺陵暴虐與我者

與我共救君者也是救其君眾曰與之

大尹徇大尹亦使人曰戴氏皇氏戴氏

將不利公室將為宋公與我者我共

戴無憂不富言當富貴眾曰無別其惡

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

別邊入聲



先伐樂得曰不可此言不可彼以陵公有罪謂  
啓大尹固以我伐公我若則其甚焉其罪又甚  
使國人施于大尹乃使國人大尹奉啓  
以奔楚大尹乃奉所立乃立得乃立得是  
司城為上卿司城樂茂盟曰盟曰三族共  
政皇靈樂三族共無相害也無得相○衛  
出公曰城鉅使以弓問子贛居城鉅之地  
使使人以弓且曰且問吾其入乎言我其得  
問遺子貢且曰且問吾其入乎言我其得

子贛誓首受弓子貢誓首盡對曰子貢臣  
不識也言臣不識私於使者私語於衛使  
曰昔成公孫於陳二十八年衛成公奔  
同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宛濮盟在  
年如字而君入故衛成公獻公孫於齊  
在襄十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夷儀盟在襄  
而君入故衛獻公今君公出再在孫矣五  
年孫魯今內不聞親聞之親內而兄弟則不  
又孫魯今內不聞之親內而兄弟則不



之外不聞成之鄉外而諸臣則不聞則賜

不識所由也賜子貢名言我不詩曰

頌云周無競惟人惟在得人無強競四方其順之

苟得賢人則四方皆順從之按詩大雅

其訓若得其人賢人四方以為主則可以主

而國於何有又何難於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

且言邾田魯還封于駘上封

二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

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病

之言季康子受盟從言及子贛思子曰若在此

吾不及此夫言我不及與越盟

武伯曰然是康子何不召問

固將召之而用之文

子曰孫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夏

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季孫公弔焉往弔

往弔親



降禮禮不備也。晉荀瑶帥師伐鄭。荀

襄即智次于相止三宿以。鄭駟弘請救於齊。

齊師將興齊將起。陳成子屬孤

子屬會死事者。三日朝使朝三日以禮。

設乘車兩馬乘車兩馬大夫服。繫五邑焉。

召顏涿聚之子晉晉涿聚子名召。而父死焉而汝。

以國之多難以齊國禍難殷。

以國之多難以齊國禍難殷。

未如也未如也。今君命女君命。

晉以是邑也受此五邑。服車而朝而朝於君。

毋廢前勞無廢棄前勞。乃救鄭乃起師及留。

舒齊地。違穀七里違去。穀人不知言其整也。

及濮名水。雨不涉雨不涉。子思曰鄭國。

敝邑之宇下在鄭之宇下也。是以告急是以。

求救。今師不行今齊師阻雨。恐無及也恐。

於無及成子。衣製杖子製雨衣也。立

於無及成子。衣製杖子製雨衣也。立

勞也其子信功



於阪上立於漢水之阪音反馬不出者軍中畏而

不肯助之鞭之助軍人知伯聞之襄子乃

還乃退師畏曰知伯我卜伐鄭為求伐鄭

不卜敵齊來與齊戰使謂成子知伯使人

曰大夫陳子謂陳成子陳之自出謂陳氏實陳

之不祀陳之滅亡鄭之罪也滅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寡君使瑤察陳衷

焉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

大國而與我其討鄭乎若利本之傾若成子

之傾瑤何有焉謂陳滅於成子怒聞言而

怒曰多陵入者皆不在言人之多侵侮他人

知伯其能久乎能久於其位乎中行文

子告成子中行文子即荀寅時曰有自晉

師告寅者言有自晉將為輕車千乘

以厭齊師之門以厭齊師

則可盡也則齊師可成子曰



寅言齊君之曰其辭無及寡寡者無陵寡不命恒命我也曰其辭無及寡寡者無陵

者無陵東強者無雖過千乘雖過千乘

千敢辟之乎不敢畏而避將以子之命告

寡者成子疑苟寅有為晉之文子曰寅吾

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

凡君子之始衷終皆舉之謀一事則既思

復慮其終而後入焉所謂君子三思今我

今我之三不知而入之行之而

不亦難乎悔其言○公患三桓之侈也哀

侈叔孟季三家欲以諸侯去之未諸侯

去之聲三桓亦患公之疾也三家亦患哀

故君臣多問君臣猜疑故多公游于陵阪

陵公游于地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于衢道

曰公請有問於子言請問余及死乎問得已

以壽對曰孟武伯臣無由知之言臣無三問

哀公凡三發問平籴不對孟武伯終公欲以越伐



魯哀公欲用而去三桓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孫有山氏因孫

于邾因孫讓而出奔乃遂如越自邾遂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施罪於有山氏以公自

其家出故也終子黃悼之四年悼公哀

寧也哀公出孫晉荀瑶帥師圍鄭即智

圍未至師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即荀

瑶言其狼復好早去早去之為早去則可行

則可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守鄭城乃先保

南里以知伯入南里里之鄭南門于桔

門攻鄭城門鄭人得鄭壘壘閉其口

執之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壘閉其口

而死晉壘閉口將門知伯謂趙孟

趙襄子高入之使趙襄子對曰趙襄主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勇惡貌

簡子廢適子伯魯而止襄何以為子何以為子簡子

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以為子簡子



立以對曰以能忍恥以我無能庶無害趙宗  
 乎庶幾無害知伯不悅知伯不悅趙襄子曰  
 是其知伯其毒也趙襄子曰由此知遂喪  
 乏知伯遂帥韓魏圍趙氏知伯貪而懷知伯  
 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十四年  
 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曰於晉陽韓魏反與趙  
 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三十七年  
 音註入委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七十 大尾 上村次郎右衛門新刊





廿五

已錄傳文



